

人鏡類纂



人

地

類

集



人鏡類集卷十八

江夏程之楨維周輯

受業周維壑勘訂
男 景勳 校字

寬恕

罵之不應

狎侮之則頽然鼓琴

不與人爭坐位

晉王述傳謝奕性粗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山堂肆考宋趙閱道為成都轉運出行部內惟攜一琴一鶴坐則鳴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知是趙或狎侮之公頽然鼓琴不倦

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西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少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台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後漢書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

漢汗朝衣神
色不異

殺鵠不以爲
罪

認牛不與深
解

忘人之仇返
優待之

奸臣害己已
不怨之

醉吐車上不
欲斥之

確園藏板

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案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後漢畫劉

寬常行道有人失牛乃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乃謝曰慚負長者

宋史文彥博傳唐介劾彥博介既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多中臣病請如中復奏

時以彥博爲厚德宋紀哲宗時安置元佑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

覆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漢丙吉傳宣帝時丙吉爲丞相馭吏醉吐丞相車上西

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易此人將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婁師德寬厚

面令其自
乾

忘舊仇後善
遇之

奸人害正
人不疑

窮時爲人所
侮後貴不以
爲憾

清慎犯而不獲謂其弟曰吾備位宰相沙復爲州牧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當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而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家甲因肉袒謝安國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唐紀魚朝恩常短郭子儀於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游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南史沈約傳約少孤貧於宗黨得米數百斤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唐書陽城傳城嘗絕糧遣奴糴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

寬以待人

持躬無恨

取釵以償

未嘗有怨于人

方寸何所不容

不見涯涘

為所包容

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痛答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晉朱冲傳冲嘗以耕藝為事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
送牛而無憾色主愧之不復為暴 元史蕭鄭傳鄭嘗
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鄰拾之鄰令隨至門取釵
以償婦後所失釵愧謝來還

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于
人 唐紀太后以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
宗城潘好禮著論稱之謂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
之何事不可

性理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
涯涘不為崖巽絕俗之行以求世名譽 唐紀狄仁傑
之入相也妻師德寶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之于外太
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
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矣仁傑
既出歎曰叟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庶乎寡過

翕然太和

碎物不貴軍吏

馬爲人牛豚

金毛碩傳碩字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于碩詞涉
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得嘗聞知言
庶乎寡過一統志明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府器量
寬宏吏民化服在任若無所爲而一郡之人翕然太和
舊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瓠寶蕃首將士
願觀之行儉因宴設徧出懸示有碼腦盤廣二尺餘文
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使倒
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
也何至于是更不形顏色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
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乃開
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置玉盃其上俄爲吏將誤觸
臺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
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
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

隋書盧昌衡傳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牛所觸因致

觸死不怒之

牛犯田反餽
其牛

僕人碎物怒
之

僕人偷物怒
之

臨終囑人要
寬于著身

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
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
也 魏志管寧傳注隣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
處自為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是以
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于海表 又隋書李士謙傳
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于本主性寬厚
皆此類也

宋史魏仁浦傳字道濟汲縣人子咸熙性仁厚嘗會賓
客家僮覆按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令更設器具
其寬厚若此 冥志孫登傳字子高權長子也又失盛
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
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史緯宋邵雍傳雍疾革程頤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否查
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
處况能使人行也 各臣言行錄韓魏公帥定州時夜

侍者燭燃鬚
怒之

天子容人之
過

太后容人之
過

誤燒襪怒館
人

遺汚衣怒之

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觀燭燃公鬚公以袖摩之
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
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執燭矣軍中感服

金史世紀宣孝太子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涅合進粥
有蜘蛛在粥盃中涅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
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魏書文成皇后馮氏

傳長樂信都人也顯祖卽位尊爲皇太后嘗以體不安
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蜒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
怒將加極刑太后笑而釋之

賢奕編夏忠靖公原吉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
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
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 獻徵錄太宰屠襄

惠肅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衣素綾甚澤其人誤
傾硯汁汚公衣惶懼請罪肅曰去去汝何爲者吾方惡
其太白而易汚也

僕竊食祭先
人恕之

部下有竊名
禮父疾者恕
之

食蔬菜留菜
心謂有生意

他人盜已物

仁厚

月令廣義後漢陳留韓卓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
白免之唐書李勉傳字元卿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
父病為蠶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
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

南齊書江泌傳性行仁義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晉書庾亮傳字元規潁川鄆陵人也亮噉薤囚留自
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于是尤相稱歎云
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侃陶侃

宋書沈道虔傳吳興武康人也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
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隋書李士謙傳
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
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
責遠令放之

晉書庾峻傳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父道廉退貞固養

小事不肯致
人喫虧

賣病豬不肯
多取錢

家貧不肯令
兒賣老牛

志不住牛馬有踉蹌者恐傷人不貨于市

魏書陸勗

後漢書公沙穆傳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注云穆嘗養
豬豬有病使人賣之于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
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豬者到市即
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牛直追以還
買豬人告語言豬實病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
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北史周孟信傳字修仁廣川
索廬人也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兒子賣之
擬供薪水麥契已訖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
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
兒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
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
文深歎異焉

梁書王志傳志家世居健康禁中里馬黨巷父僧虔以

世稱長者

還妻後以陰
德生子

阜隸掌刑留
陰德後得上
昇

以物與盜

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敦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兄弟
子姓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冀諸王為長者（神史）

涓父從政未有子置一妾知以葬父鬻身遂歸其家不

責所負後夢一翁曰余妾之父也得請于帝願君家富

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

昨非巷日纂錢一為阜隸因秦檜酷刑責人嘗至死後

雖少悔只以流血為度隸乃汚豬血在板如是九年忽

一日立班中見足離地而起槍呵其為妖隸以前情白

某今日應上昇遂乘雲而去（宋史潘美傳字仲詢大

名人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為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

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金

者甚眾人謂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擢秘書

梁書何點傳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

而不言旁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
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西州後賢志）向隨有家養竹

見人盜物群之

勸人恤獄為
毋益壽

勸代囚贖日
運可以得福

聞婢有老母
遠之

園人盜其菑隨遇乃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殺徐步而歸其仁如此

廣輿記王臨亨以刑部恤刑廣東時有採珠之獄論死六十餘人中使主之臨亨故為好語稱中使賢中使喜乃日間公好施有乞媪貌類大夫人歲給粟帛媪朝夕祝太夫人萬壽然與其一媪祝無寧舍此六十人則其父母妻子親屬百人咸祝乎中使起而拜曰惟公之所命之請囚得減死 玉露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莘老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輸錢困圍為之一空

唐書羅珣傳越州會稽人子讓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兒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為焚券召母歸之 輟耕錄沈仲說年四十未

誤買故人女
為妾厚嫁之

被盜乃與其
人同食之

好養鴿鷄食
之

有子妻為置一妾仲說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丁此仲說慟然淚下曰其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為妾即覓女母使擇婿仲說備奩具嫁之

世說羅可性度寬宏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不能烹雞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醉而歸晉書郭舒傳字稚行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宏量愛物放生

南唐近事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嘗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為鷹鷂所擊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矣清異錄郝輪陳別墅畜雞數百外甥丁權伯勸曰畜一雞日殺小蟲無數况損命莫知紀極輪曰故要我破除羹本雖親而實疎也

法苑珠林唐雍州陸孝政為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勵勵

害蜂得惡報

猪為烹屠之業後悔修行

惡物飢故以身喂之

獵獸求善人庇免殺

先有蜜蜂一窠孝政遂煮熱湯一盆就樹沃蜂殆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即洪腫塞口 梁京寺記邵文立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懷一麕同被剝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為伽藍小莊嚴寺

金樓子齊桓公臥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碧紗之幃以進之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內而退 南史齊江泌僿性行仁義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 又見南齊書

梁書何允傳字子季廬江儻人點之弟也允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允伏而不動 隋書華秋傳汲郡臨河人也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醫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

獵見獸乞命
因改業

射死鶴子鶴
母心腸寸斷

放生延壽

放生

救棄狗

韻府湖南李玉獵深山見豺數隻逐之其豺合爪人立而號若乞命狀玉遂舍弓弩更業 江總集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常于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巢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菩提心

者宮故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父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

魏書裴安祖傳安祖曾行值天熱舍于樹下鷲鳥逐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

周書張元傳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

字能馴物性

先嗜蟹後放生

壽陰德及物增

恐傷自蟲所

養鵲鵲于獄

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晉書幸靈傳豫章建昌人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靈可以不收乎

雜志東坡嗜蟹後有見餉者皆放之江中曰不以口腹苦生類 閑窗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名臣言行錄曹彬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朝野僉載貞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鵲巢于庭以食與之甚馴後景逸被誣下獄一日有鵲

中報德

獵獸動惻隱
遂止

射鹿反射其
子

犯禁懼禍逃
避

獸不敢害

償羊給食

止于獄樓向景逸喜噪久之赦果下官詰其由曰遙見
元衣素襟人說三日赦必至乃鵲傳之也

晉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嘗射一鹿鹿子墜母猶舐之未
竟而斃卽折弓棄矢尅意爲學 宣驗記吳唐將兒出

獵射鹿死母驚悲鳴又射殺之又逢一鹿將射箭發反
激其子唐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之愛子與
鹿何異唐驚聽不知所

晉書北燕馮跋載記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跋犯慕容
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
避路 馮汝弼祐山雜說吾平湖尹劉漢樓爲我言初

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叩門求入問之云適夢
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
進士失跌而去

義

晉書王育爲人傭牧羊折蒲學書忘而失羊將鬻身以

以馬易棺

不謀舊國

殺歛亡師

碎石掛冠

下車策馬

過閭不入

償之同郡許子章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復以兄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產後漢書劉翊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以馬棺脫衣歛之

周紀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于他國終身不謀趙之徒隸况燕昭王後嗣乎後漢書廉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

一統志宋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籍碑敏不肯立監司促之急敏曰誣司馬公為奸是誣天也倅立之敏碎其石或咎敏敏曰我死且不辭何刻之畏遂掛冠去後漢書劉翊傳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各策馬而去

人物志隋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至兄弟雍順子孫百數家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且相戒曰無犯

磨鏡得前

乞分食邑

使立門戶

不拘小節

以濟大事

自稱丞相

義門 世說漢徐穉常事江夏黃瓊黃沒穉往會葬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三國志魏書曹真傳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乞分所食邑封二人詔褒其義

蜀書張裔傳裔與楊恭友善恭死遺孤尚未成立裔迎留與分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為置產使立門戶

後漢書楊政傳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于義 天中記唐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大

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褻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合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願

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其姓氏

宋劉子俊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興國子俊補宣毅郎空抗兵敗子俊招集散亡與鄒鳳趨潮州天祥再敗

子俊被執自稱文丞相元兵謂已得天祥遂不窮追

不隨將軍

萬戶爲輕

毫勿受

懷銀以授子

價金不語人

南史王元邁傳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
勸魏遣書結元邁元邁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章帶
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萬州之重
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
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邁意乃定

史記虞卿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
間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元史許衡傳有餘
財卽以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勿
受也

宋書巢谷傳與存寶善存寶爲阿州將得罪自度必死
謂谷曰我死無所惜妻子不免飢寒橐中有銀數百兩
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授其子人無知
者 元史鄧文原傳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
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

文往哭

修史不書

送馬

弛兵

譽琦逃

儻死者家終身不以告人

宋辛棄疾嘗與宋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元史鄭淵孫傳弟陶孫授翰林院國史編修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陶孫曰臣嘗仕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

義感

後漢范式傳孔嵩辟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其馬尋之是嵩馬乃責讓曰孔嵩善士豈宜侵盜乎送馬還之

又姜詩妻傳亦眉過姜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

觸鬼神

百帖崔琦諷刺梁冀冀令刺客陰殺之客見琦耕陌上懷詩諷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遂去之後漢書孔融傳張儉為中常侍俟覽所怨覽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哀有舊亡抵於

張儉止匿

袁盎長者

戴封賢人

踰垣以去

望城而止

袁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

漢書袁盎傳梁王使人刺盎使者至闕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也

後漢書戴封傳封遇賊財物悉被掠奪惟餘七匹緜賊不知處封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釋史五代袁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聞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一統志元陳子恒為招遠縣尹廉而能寬毀譽不動其心有爭訟者造於庭子恒以大義曉之自是有欲訟者皆望城而止

漢書許荆傳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

敢侵許椽

勿負張公

雅尋其主

何負吾君

兩馬共食

一鹿相隨

兵攻之荆乃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
 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為嗣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
 許椽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元史張養浩
 傳浩濟南人選堂邑令舊盜朔望參閱養浩曰彼皆良
 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然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
 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罷之眾皆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
 僕書劉矩傳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皆感悟自革有
 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北史鄭述祖傳述祖繼其父
 道昭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
 君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之曰大鄭公
 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
 尺布無敢私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
 義所感東坡志林黃州岐亭有王翽者家富而好善
 夢于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翽而號翽救之

判股爲羹

提耳以訓

與繩令自愧

得免明日隨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被重創翽
感悟而贖之鹿卽隨翽起居弗復去

釋史宋李丞相沆有一世僕適宅金數十千遁去有女
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于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
大恻之祝夫人曰當如己子育之于室教訓婦德俟長
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
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肉爲羹饋之至薨衰經
三年以報 漢書劉矩傳矩爲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
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
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羞恥

釋史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太宗賜五王不及
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以爲
錢貫二王大慚 又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六
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爲博士

羞恥

十二

投鬮復可耻

賜盜者膏

蔽面

洗耳恥聞

吐鴛

揮蠅

獨不肯詣人又欲投鬮字復恥之因先自取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北史〕趙煦為冀州刺史嘗有人盜煦田中蒿為吏所執煦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

〔唐紀〕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不之但於殿廷賜絹數十匹胡演曰

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重刑如不知愧一禽獸之殺之何益

〔史記〕越句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

以見子胥也後漢書逸民傳論潁陽洗耳恥聞禪讓

論衡刺孟篇陳仲子之吐鴛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

〔唐紀〕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為知制誥士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

從何來遠集于此

勿受其賜

若撻于市

不能如廁

乃令當墮

無恥之人聞人罵已以為罵同名之人

遭辱無恥

漢書吳良傳良為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如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誦無狀願勿受其賜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進終不肯謁

通書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如市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

閑談錄晉馮道方在中書有人于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面馮道二字親知見之白馮道徐曰天下同名姓人何限但慮失驢訪主又何怪哉

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常遭有勢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謹頓

勤仕如在上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二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寇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董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專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不以薦士為
包明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即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

諳不及朝省
政事

車騎不競驅

關署不解冠
劍
朝會先到

書不遽發

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
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跡遠權勢如此 孔光傳光
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
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人
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
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
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
水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後漢書清河孝王慶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
裝衣冠待明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觀
漢記樊楚爲尚書郎每當執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閑
署冠劍不解千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東觀漢記樊宏爲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
至乃起上聞之賜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杜安字
伯易貴戚慕其名或遺以書安不發悉壁緘之

陳寵周密

李秉清勤

親署端笏

置書座右

進稿藏之禁
中

給事族下

出入禁閣

後漢書陳寵傳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
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 王隱晉書
李緒子秉官秦州刺史嘗侍司馬文王坐上曰為官當
清慎勤不得已而去三者何先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
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籍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唐書霍澄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
笏端 金史毛碩傳碩性謹飭見古人行事有益于時
者嘗書置座右以為蒞官之戒

歐陽修晏殊傳公侍東宮時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
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稿進示
不洩也後閱閣中遺書得所進稿類為八十卷藏之禁
中人莫之見也 北史魏王洛兒儼明元在東宮以善
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

漢書霍光傳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

簡閱衣裳

堯望內批

義如聖諭

不辨人倫高下

不輕見宗室

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南史王琨傳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官幘如此數四

宋史劉敞傳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堯望內批元史廉希憲傳詔征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曰卿得良醫疾可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司馬徽別傳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倫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彼佳三國志許褚傳褚性謹重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荆州來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于殿

重臣

立侍終日

若在戰場

辭果不受

切言陳諫

所以明敬

外仁呼褚人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聚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章傳〕韋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嘗書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罕歸私寢〔通鑑〕吳左大司馬朱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

〔太平御覽〕後魏庾岳為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北魏李孝伯傳〕孝伯性方慎忠厚每朝廷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于再三削滅草稿家人不見

恭敬

〔漢書賈誼策〕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續博物志〕魯有恭土者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

一食三起

危坐異眾

獨拜牀前

虛左自迎

不冠必避

惡人無禮

下牀答拜

拱手危坐

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謝承後漢書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同輩避雨樹下眾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三國志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前

記纂淵海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

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

不讓公子執轡愈恭漢書及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

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

此

南齊書陸慧曉傳慧曉為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

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後漢書樊英傳潁川陳實少從英

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實怪而問之英曰

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大名幕中與朕游處迫逾

整步徐行

迎賢人甚敬

禮貌待奇士

鄉人致敬

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性理〕黃勉齋曰朱子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齋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林而起也整步徐行

〔漢書〕雋不疑傳勝之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盛服至門上謁勝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注云履不著跟曰躡勝之暴勝之 〔史記〕

信陵君傳魏公子無忌安釐王弟也封信陵君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侯生侯嬴

〔晉書〕華恒傳字敬則平原高唐人也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峻蘇峻 〔南史〕孝義傳江軻字伯輪濟陽人貞嚴有行宗人江榘位至侍中性

以禮待小吏

以禮待部曲

顯官過本縣
致敬官長故

舊

人侍衛益自

謙

世胄有才而

不自驕

坐席不敢改
容

為人嚴重令
鄉黨敬之

豪侈唯見軻則敬悒焉

吳志闕澤傳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名對問皆為抗

禮 五代史唐臣史建瑋傳鴈門人也子匡翰為將沉

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吳志凌統傳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拜偏將軍過本縣

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

隆 書荆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

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為鄙人

周書王褒傳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褒既世胄名家文

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

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 南齊書蔡約傳字景撫濟陽

考城人也高祖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

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庭之門故自可悅

後漢書袁安傳字邵公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

為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 南齊書河東王鉉傳字

朝見恭下

殿壁負立

跪授節條

獨處如對嚴君

端笏正立

與田宅

取圖書

宣允太祖第十九子也鉉每朝見常鞠躬俛僂不敢平
行正視

宋史陳恕傳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諛讓
恕歛板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晉書庾袞與弟
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甚曰
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

後漢書侯瑾傳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偏作爲
資募還輒膏樵柴以讀書嘗以禮自牧獨處如對嚴君
焉宋史胡安國傳安國之使湖北也楊時方爲府教
授謝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
將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退讓

周書韋世康傳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
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與之南史王曇首傳
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唐詩三公

官 止授九品京

系以天下為

辭太子少傅

推賢讓能

周書賈熾傳帝欲以熾子榮定為三公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及卒上謂侍臣曰吾欲置榮定于三事其父固讓今欲賜之重違其志于是贈荊州刺史宋史呂蒙正傳初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為相其子亦應授官如之蒙正言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露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

符子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敦勿勿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予不忍聞之元史姚燧傳太平九年遺正事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徵燧燧至武王面命為太子少傅拜辭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此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

唐書韓偓傳帝嘗欲以令狐渙當國俄又謂偓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致正

退讓

卷八

卿不受

不肯居功

自諉不佞

謙退不伐

竊地與鄰

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偃崇門生也歎其能讓
語晉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
新軍

晉書王濬平孫皓有功爲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
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私第
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王之威群帥之力老
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 史記太尉周勃迎立代
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
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後漢書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逢輒引車避道
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謝承後漢書
陳囂與鄉人紀伯爲鄰伯夜竊囂籬地自益囂見之伺
伯去密移其籬地一丈以益伯伯慙還所欺又卻一丈
一尺相避凡廣三丈

進飲後巡

發言流涕

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

未有毫髮自

不敢獲祿受

晉書阮瞻傳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并眾人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退讓無競如此吳志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饒素書生不閒軍事非才而據悔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左傳晉侯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臣習于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之晉書羊祜與仲弟繡書曰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自責乎疏廣是我師也

文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為幸非敢飾詞書衛青傳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驕傲

具其

貧俗

唐突列侯

倨見長者

負氣

勝人

漢書汲黯性倨少禮長揖衛青 漢書郭解出入皆避
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
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

魏宣字景然常步入宮見植使問何官宣曰丞相軍謀
椽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王人雖微列在諸侯
之上植復曰為人父吏見其子應禮否宣曰臣子之例
一也一史記酈食其謂沛公曰方欲圖天下不宜倨見
長者

棠苑韓思彥為中書令李敬元刻奏思彥見天子不蹈
舞負氣鞅鞅 後魏書宣都王穆壽與崔浩等解政人
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任位以為人莫已反謂子師
曰但令吾兒及我亦是勝人不須苦之遇諸父兄蕩有
如僕隸夫妻並坐食而令諸父餒餘其自矜無禮如此

漢婿飲

百斛女豪

節古簡峭

稽明寒元

豪氣尚爾

傲誕若斯

為時人所鄙笑

漢書上官安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 王隱晉書楊駿漸驕傲石奮語之曰卿恃女豪耶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損 彙苑顏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 彙苑崔信明寒元以聞望自負賞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

後魏書元順字子和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士人望塵拜伏順曾懷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吐辭傲然若無所覩肇謂眾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父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晉書謝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兒女心憂之自隊主將帥以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敷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

不讀五千卷

容數百人

子方不下車

賈餗不撤扇

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隋書崔嵬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晉書王導甚重周顛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所何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于郊太子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矢志不得則授履而之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于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唐書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撤扇蓋騎而人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故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

醉登殿武淋

直上孝穆坐

不拜驃騎

旁若無人

拜伏不能起

唐書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亦憾之（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縉紳之士皆向慕焉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紅絲布裏頭袍拂髀韓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爲之少減（彙苑孫子荆爲驃騎參軍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書王獻之傳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旁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僮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東都事略盛度肌體豐大艱于拜起有拜之者伏俯不

罵人

好打罵人人

避之

免官後見天子傲不為禮

宰相自大

才氣傲物

人錄類身 卷一

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宋史度字公量應天府人

魏書宗室子華傳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

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

南史宋士僧達傳琅邪臨沂人立宅于吳多役功力坐

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

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唐書常袞

傳京兆人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入院咨逮政事

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大

後漢書禰衡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傲物唯

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

碌莫足數也續世說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

人物嘗謁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

滿促席唯余二人彥節不悅

魏志注令狐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

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

對族父誇已
貴顯

對父自誇功
厥眾子

帝王喜人誇
已長

禮貌前後不

我宗及邵爲虎賁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
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
不繼愚今竟云何耶邵熟視而不答也 漢書高祖紀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
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
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方今某之
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南齊書虞愿傳帝好圍棋甚袖物議其欺爲第三品與
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
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 尹文子
宣文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
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
大王不能用是宣文悅之

晉書慕容暉載記皇甫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王猛
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

相符

嘗拜至難處
為禮

不肯拜人之
母

見上官長揖
不拜

潑人粗鄙

潑人疎放

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昨卿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世說謝邊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跳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晉書庾袞傳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後漢書趙壹傳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逢令左右往讓之對曰昔躡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雲仙雜記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益譏其太麤疎也北齊書上所傳顯祖以所疎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宋史常字正甫衛州人

氣象和書之
人

驕志之人難
制

太子與飲酒
不敬酒即碎
其玉杯

不肯為隣主
屈

身貴責鄉黨
齊己

宋史蕭注傳字巖夫新喻人帝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
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
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 五代史唐明宗家人
傳秦王從榮為人輕雋而鷹視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
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
能裁制

南唐近事張易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
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
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
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五代
史尹暉從人洛陽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不為高
祖屈馬上橫鞭指之

晉書何遵傳字思祖陳國陽夏人也遵子機為鄒平令
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
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慙 彙苑張飛嘗

不與兵子語

矜大宋臣禮
被劫

屈官服其無
禮

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接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人鏡類纂卷十九

江夏程之楨維周輯

受業周維堃勘訂
男 景熙 校字

狂誕

佻狂

酒狂

史記箕子被髮佻狂 漢書蓋寬饒賀許伯入第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以門闕文章自高

狂不可及

唐書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闕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彙苑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獨步無偶

彙苑載叔鸞議論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莊夢瑣言及日休傲誕自號

間氣布衣

以文章自詡

以智識自矜

足敵萬卒

不易千駟

殷安屈指

彌衡罵曹

金步集 卷一

間氣布衣

王融謂劉孝綽曰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字後趙錄張賓謂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子房但不

遇高帝耳

彙苑孫攀學行淺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蹇曰我精卒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劉畫自謂博學奇才言好

矜大每日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公之千

馬

朝野僉載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

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

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

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

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

狂如此後漢書彌衡傳曹操待衡甚厚衡坐大營門

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遂怒之

確園藏板

張融舉袂

李白脫鞢

爲監門吏

不務小節

當獨秀

好自誇

屈宋衙官

羲之北面

彙苑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唐書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鞢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醉更記酈食其家貧落薄無衣食業爲縣監門吏皆謂狂生魏志仲長統個儻不務小節語默無常人謂之狂生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歌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彙苑吳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于邁遠何爲者乎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爲時輩所嫉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羲之北面其狂如此世說王爽與司馬太

醉呼人爲小子

生平看人不

限人不識已
幾人不曉事

見客不爲禮
客恨之

得官自滿

金瓶梅 卷一

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
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隋唐嘉話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
卿自難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南史

齊王融傳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
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

出于扶桑人于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
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

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梁書蕭子顯傳爲吏部尚書子顯性簡凝頗負其才氣

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搦而已衣冠
切恨之 魏書裴叔業傳河東聞喜人也兒子植字文

遠所爲無恒及爲尚書志意頗滿謂人曰非我須尚書
尚書亦須我

南史宋謝靈運傳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

自誇成佛人
不及我之速

自誇才勝人

以門戶自矜

以功名自許

旁若無人

散髮裸袒

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
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南齊書邱靈鞠傳在沈淵
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
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王儉謂人
曰邱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魏書宋弁傳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謂彭城王勰曰
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魏
書王肅傳字恭懿琅邪臨沂人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為言

縱逸

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巢便脫
衣上樹探鵲殼反神氣傲然旁若無人光逸太傅辟
至屬胡母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
裸袒閉戶數日酣飲逸將排戶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
頭于狗竇中呼輔之輔之曰我孟祖也遽呼入飲人謂

竊飲抱甕

解衣而臥

不得獨擅一車

醉臥鄰婦側

寄臥齋中

直造座前

之八達

畢卓為吏部鄰家釀酒熟卓醉夜入其家竊飲醉便臥
甕側守酒者得而拘之明旦看乃畢吏部也 光逸字

孟祖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寒復遇雨凍溼還令
不在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誅之逸曰若不覺溫必恐

凍死

王徽之字子猷為恒沖騎兵參軍嘗從沖行值雨因下
馬跳入沖車曰公豈得獨擅一車乎 阮籍鄰家少婦
有美色當墟沽酒籍嘗詣婦飲酒醉便臥其側既不自
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之也

王僕射敬宏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
頃尚之還敬宏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
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他室按敬宏女適何
尚之弟述之 蕭侍中琛初為太常博士時王儉當朝
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

蕭著虎皮鞞

杖杖直造王座

懷不就酌

朱慎伯筠字

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

執鐸挽歌

酒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
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
酒盡各散去 梁謝長史幾卿庾左丞仲容既免官並
肆情縱誕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
不屑物議

不拘小節

晉陽秋祖逖性通徹不拘小節永嘉中揚土大饑門下
賓客多事攻剽逖輒擁獲全衛談者以此少之 世說

何用後名

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
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杯酒

自追姑婢

世說阮咸字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
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
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宋緯是綠

以國色賜臣

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危篤羣臣
進諫請出宋緯時朝臣悉在帝問卿諸人誰欲得者眾
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卽遣
出與之

下車弄笛

晉桓伊字叔夏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京
泊舟清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徽之使人謂
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
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訖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吾衍字子行玩藝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所願見輒從
樓上遙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登樓彈琴

輟

登縱之人

唐書張濟傳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
喜高論士友皆擯薄之魏書高祐傳字子集勃海人
也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林性通放不拘小節
世說王子猷嘗行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奇竹主人知

倚輿造竹

拄拐看花

章臺走馬

閑乘小馬游

廣坐之中獨
不以飲食見

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士肩輿徑造竹下
調笑良久主人以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
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令出王更以此爲賞主人乃
留坐盡歡而去 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
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爲人談噱有味范家
子弟多狎之
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
以便面拊馬也 王戎爲司徒閑乘小馬從便門出游
見者不知是三公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不爲人所禮

晉書王戎傳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戎嘗與阮籍飲時
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
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
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宋書庾悅傳字仲豫潁川鄆陵人也初毅嘗與鄉曲

不爲人所禮
不欲復往

不受人慢

不如蜘蛛

獨愛蛭蟻

文公無雙

壽王寡一

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要府州僚佐出東堂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于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 毅劉毅

世說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按司空名愔中郎名曇二謝謂安萬 晉書王育傳字伯春京兆人也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鶴乎

明智 謀畧先見

白帖重耳奔齊見蜘蛛有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 舌今注蛭蟻之智在于轉丸

華陽國志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西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爲之謠曰任文公智無雙 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縳以爲

困危爲功

伏奇爭利

千里駒

五石散

清鄉無窮

安石益楛

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後漢書吳漢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饒倖中智能困危以爲功史記劉敬傳上使人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漢書楚元王傳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百姓爲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宋史呂誨傳誨劾安石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天下必受其禍此心腹之疾救之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明智

謀畧先見

知天

陰謀

刀斬亂絲

椎破連環

才智出眾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昌之脫羗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北史齊文宣本紀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斷之曰亂者須斬 釋史彙編齊后太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解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晉書魏舒傳字陽元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興大事眾莫能斷者舒爲徐籌之多出眾議之表 左編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

王霸視河

矣

虞詡增竈

後漢書光武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
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
霸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比至
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又虞詡傳
詡遷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陳倉詡即停車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願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
散故日夜兼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孫臑
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鹵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
所及速則彼不測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必憚
追我孫臑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

不差升合

計畫立就

左編蜀漢河祇兼二縣尹每常眠值其覺悟得姦詐眾
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
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明紀編年劉基
剛毅慷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外人莫測其機上稱為

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

探茶記李季卿至揚州遇陸鴻漸曰陸君別茶聞揚子南冷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命軍士謹慎者深入南冷俄而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冷似臨岸者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冷者矣使者蹶然曰某自南冷賞至岸舟蕩覆過半懼其渺掘岸水增處士之鑿神鑿也其敢隱焉 甲朝故事李德裕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取一壺來其人舉掉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日江表水味有異于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呂本中官箴仁廟朝有為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窰日十八九窰日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窰中所出煙幾

細心人留心
瑣事

龍辨水性

聰察物理

酒間脫人難
後以官報之

酒間有殺機
得人指點脫
之

做事須平穩

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魏書李惠傳中山人惠長于思

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

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

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

五代史南唐李昇世家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

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

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搯之

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 五代

史韓建傳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昭宗東遷建從至洛

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

安危係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

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

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

各臣言行錄司馬溫公居洛常同范景仁登嵩頂不喜

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

能寫細字

鑄刀能辨其
處之水

能辨麥兼三
果味

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北夢瑣言都會問有運大筆如椽或于稻粒上寫七言
詩一絕歷歷可愛

世說蒲元性多奇思于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
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
精命人于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
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斤取水者叩頭云
于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斤益之斤亦作升 元晏春
秋衛倫過予言及于味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曰麥
也有杏李奈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得兼之倫笑而
不答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實多故杏
時將發糶以杏汁李奈將發又糶以李奈汁故兼三味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

漢書楚元王傳名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子戊嗣初
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知幾而去

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謝病去 一明史楊引傳吉水人駙馬都尉陸賢從受學入朝舉止端雅太祖喜問誰教者賢以引對立召見賜食他日賢以褻服見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

英明辨置物
之由

吳志三嗣主傳孫亮字子明注云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門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一明皇雜錄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姚旣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沒之後當來

臨死囑于以
碑文屬發料
其必追取速
刻之

死能料人

開塘致地利

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于帳前若目
此便當錄其翫用致于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
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礮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
事遲于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爲辭
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崇既沒張果至日其
翫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
時爲極筆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
加刑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
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
不及也

劉道真錢塘記議曹華信家富議立防海塘始開募有
致土石一斛卽與錢一斗旬日間來者如雲塘未成而
謬云不復取土于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成遏絕湖
魚一境蒙利縣本名泉亭于是改錢塘百姓懷德立碑
塘所 史緯宋种世衡傳改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

梁木難舉給
象人舉之以
許用人

人無藥物

儲橘皮後得
以助資斧

辨人手跡之
誣視紙便知

兄弟爭所瘞
錢問年卽辨

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翦髮如手搏
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
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
欣然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

後漢書樊宏傳父重性溫厚有法度其營理產業物無
所棄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
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
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
閑卒日入橘皮若干升儲之人莫曉也買人有喪其資
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

明史江淵傳字世用江津人初黃珌之奏易儲也或疑
淵主之邱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奏視
之果廣西紙其誣乃白宋史程顥傳調鄆縣上元主

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
藏顯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

之

作寶囊銘

能辨萍實

羊鬚療飢

博物

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裕遺記黃帝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囊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舜遷寶囊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遷寶囊於零陵秦始皇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堂之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後東方朔識之乃作寶囊銘堯山堂外紀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觸王舟王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能獲之可剖而食王食之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闔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

初潭集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

探鐵鑄劍

至告創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捋
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
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天
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飢而已 梁陶弘景刀劍
錄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採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
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魯王永諸
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各與其一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
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爲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
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茂先曰蜀相
諸葛亮所佩也師古爲奏請改名章武焉蓋蜀主八劍
之一也

脈望

酉陽雜俎何諷嘗于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環之無
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沒于火作髮氣莫知其何物也
後與方士言歎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
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以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

駟牙

可求丹度世也。稽先生續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餐臣乃言詔曰可已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駟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駟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駟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乃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積龍鮓

晉書張華傳陸機饋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賓客未信華曰以若酒漬之必有異漬酒五色光起機反問鮓主主曰積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美故相獻也

識羶羊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何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闓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

多識前代舊事

夔一足

博輿

明辨音義

一河鳳子

南史范岫博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風俗通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六聲以通八風而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柳絮為左拾遺公卿托為賤奏以其博輿目為柳篋子北史劉芳傳昔漢世造三字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

說郭甲乙刺言新安楊不棄鄉人有得一石於水濱狀如鷺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

海鳧毛

蛇化雉雛

蜀中桐材

取竹椽為筒

玉漿石髓

巖為書厨

金步... 卷十九

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晉書張華傳惠帝

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曰此謂海鳧毛也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雛張華曰此蛇化為之開

視庫果有蛇蛻也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二石鼓從之

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叩之則鳴

矣如其言果聞聲數里

搜神記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為椽邕仰盼之曰良材也

取以為笛發聲嘹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

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

稗史彙編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或墮其中見蛟龍但

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

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

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南史陸澄傳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

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

稱爲學府

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又傳〕昭傳昭博極古今尤善人物晉魏以來官宦簿代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矣世稱爲學府

霓裳初拍

〔唐國史補〕人有畫奏樂圖王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釋史〕晉世有于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蝌蚪兩行書眾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東曰此

蝌蚪兩行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儉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然石

〔異物志〕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成食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張華華曰此所謂然石〔南史〕樂藹傳長沙宣武王

積灰

將葬而車府忽于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

四海指掌

〔釋史〕張茂先強記博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

五經縱橫

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 漢書周舉傳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記性

能記書三篋
寫出無遺失

能詳說書卷

能諳陵樹枝
葉多少

發賑口說戶

漢書張安世傳字子孺杜陵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南史齊何憲傳字子思廬江鬻人任昉謝颯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遜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為友

後漢書虞延傳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光武東巡路過小黃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葉皆諳其數 後漢書陸績傳

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績于都亭賑民饘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各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

口姓氏能記

好記性一覽
書不忘

強記不忘人
姓氏

能誦人詩

能默寫先賢
傳

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

唐書王叔文傳陳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唐書一行自幼穎異明皇召問即以宮人籍見示覽畢試之一無所遺

南史梁王琳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唐書李敬元傳亳州譙人性強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

王直方詩話夏畸道言蔡天啓初見荆公坐間偶言及盧全月蝕詩人鮮有誦得者天啓誦之終篇遂為荆公所知程史余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遂遣二子滋澣從之遊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

按宋史文苑傳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黃庭堅字魯

記性

直洪州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

唐書崔善為傳貝州武城人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謬北齊書馮子琮傳信都人攝庫部肅宗曾閱簿

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令人讀書自記之

北史魏揚大眼傳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能記識晉書苻融傳聰辨明

過目成誦

慧下筆成章耳聞則誦過目不忘

御前唱名無謬誤

北齊書唐邕傳權為大將軍府參軍顯祖甚重之每有願問占對如響或于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

一閱能記人姓名

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唐書崔涓傳其先博陵人為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成婚讀丈人家書盡記腹

誠齋雜記楊玠娶崔委讓文崔家富圖藉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家書盡記腹

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家書盡記腹

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家書盡記腹

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家書盡記腹

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家書盡記腹

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史

考讀書記性
甚佳

記性能記千
萬人姓名

珠能記事

讀碑而人皆
能記

曾不知覺崔遠令檢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周書
長孫紹遠傳字師河南洛陽人年十三王頊聞紹遠強
記心以為不然于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
誦之若流自是頊乃歎服

唐書顏春卿傳京兆萬年人杲卿兄也調犀浦主簿嘗
送徒于州亡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吳志
朱桓傳字休穆吳郡吳人也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人
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萬口一作黃
口

開天遺事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
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
悟宋史呂陶傳子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禮諸賓筵
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
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為我足之陶書以獻
不謬一字

好忘事

皆耗忘名

藏石

實法

朝野僉載五原縣令闕元一為人多忘嘗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佐曰某是州佐也元一慚謝而止須與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朝野僉載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稟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與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宋史陳彭年傳南城人李宗諤卒楊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既叢形神皆耗舉止失措冠服顛倒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愚頑痴猷

荀卿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台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甃不差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口藏之愈固守之愈堅

列子杞國人有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笑社

浴天

狗丘遺婦

石聲懼妻

淮南子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憂速死吾必悲哭注淮南謂母為社

韓子燕季好遠出其妻有私士季歸士適在內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于是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妻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妻曰為之奈何可取五牲向天浴之季曰諾乃浴天

笑林平原陶丘氏娶渤海墨台氏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聳女聳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是是以遣也實無他故

趙畫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達人送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補之為聘廣川劉典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大守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嗤謔

鏡頰錄
卷十九
愚頑痴猷

十六

斷手澆水

買履度足

不識金爲何物

不識稻

僕人疾愈否

後魏書宋弁族弟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律決時人哀兵之若笑鴻貴之愚 韓子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爲之式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乎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南史梁盧陵王續傳續子應不慧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持乞汝 世說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寧有得其末不識其本

後漢書嚴光傳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注云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于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 晉書祖納傳字士言范陽遵人也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

人質有利鈍
相角

夢神剖開心
竅

夢神以鏡照
開心竅

幼庸劣不解
文字之妙

痴語自認爲
我

生子久不能
言忽作怪語

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
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
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金史〕張元素傳字潔古易州人學醫夢人用大斧長鑿
鑿開心竅納書數卷于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采史王
處訥傳洛陽人常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
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覺痛因留意星厯占候之學
〔南史〕梁宗室正信傳字公理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
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搥握 采書
宗室韞傳字彥文人才凡鄙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
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
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
人而在舉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底如此

〔北史〕齊宣帝紀帝生始數月尙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
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又見北齊書 〔唐書〕懿宗淑妃

郭氏傳她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驚異之

漢書昌邑王賀傳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

喪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郎中令龔

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

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明帝崩

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

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秃秋啼來乎

北史齊王皓傳字季高北海劇人也嘗從文宣北征乘

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覓不得

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晉書

惠帝紀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嘗在華林園聞蝦

蟆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對曰在官地為官

在私地為私按晉中州記有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

給廩

癡人臨喪不能哭

臨喪轉啼為笑

癡人服藥反
勞其生

信人說言以
柳葉計蔽

糊塗只知飲
食

但能食無智

兩唐近事黃可嘗謁舍人潘佑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
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求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
之狀迫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
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噓而去
晉書顧愷之傳桓元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
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
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

漢書哀帝紀定陶恭王子也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
中尉時成帝少帝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
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
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誦習能說他日問
中山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
于前後飽起下鞮繫解成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
王數稱其材立為皇太子 長編黨太尉進食飽捫腹
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

嘗少出智慮也

誠篤與信義忠耿通看

不肯僥倖說
禍

北齊書宋遊道傳廣平人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
後漢書度尚傳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磐字子石丹陽人

問年以實對

年少應試不肖匿年

精誠能使石

金史完顏匡傳召見於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
魏志司馬朗傳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孱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
梁書阮孝緒傳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

首補缺

遺命以馬與人子不與父顯靈乃與

死尚念友

遭風無恐

負劍不疑

心許友物友死亦與之

一夜忽然完復眾並異之 〔北史〕齊盧潛傳范陽涿人

也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

人有如兄弟我死持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

輒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

尚書我所騎駢馬其子遽奉命輒乃行潛以馬價為營

福事

〔五代史〕段希堯使於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希堯

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吾無恐也已而風止 〔五代史〕

吳世家楊行密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

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

〔更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

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

已死于是乃解其實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

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

倍吾心哉 〔後漢書〕橋元傳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初

感知已祭墓

生前約言祭墓果踐其言

過于長厚

雨雪不避

仁信篤誠

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承從容約誓之言但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

宋黎眉州錞字希聲蜀人志林云希聲治春秋有家法然為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呼為黎檬子以為指其德不知樣子真是木也一日連騎出市人有鬻之者大笑幾落馬 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眾歎服

漢書循吏傳章和以後其有善積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宋史岳飛傳飛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賊黨黃佐曰

過我必善

嘗有知己之言

服藥無疑心

守價不二

信著遐邇

重一言

岳節使號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

世說新語宋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語曰欲以妻子託宋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也

世說韓伯休采藥各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北史獨孤信傳信為秦州刺史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

更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漢書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

無二諾

假托清節

死作疑冢

矯情而隱

性情忠實浮誇

宿親墓廿餘年生子其中官罪其誣孝

如得季布諾又魏徵詩季布無二諾

矯情詐偽

唐書屈突通傳初桂州都督李宏節亦以清慎聞既沒其家賣珠 北史馮元興傳時有濟郡曹昂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練 晉書石勒載記咸和七年死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高平陵 輟耕錄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 宋史郭昱傳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于宰相趙普 自比巢由朝議起其矯激

南齊書王琨傳轉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為寵于新安王東中郎長史 晉書劉琨傳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 後漢書陳蕃傳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

确園藏板

多詐之人

對人故示弱

好諫似直

以詐謀殺大
管

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
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唐書秦瓊傳字叔寶齊州歷城
人後歸王世充與程鸞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巫咒誓
乃巫媼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

後漢書向栩傳徵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
從儉而栩更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 魏書慕容儁傳
字櫛顯河南洛陽人也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
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擅敝被勝更遺之錢物

彙苑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
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
乃謏云煬帝邪 漢書韓信與家臣謀欲發兵攻呂氏

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于
呂后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
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長樂宮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爲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

道平金鼎

更記新垣平日臣望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不
迎則不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衍所言皆詐也

陳勝丹書

陳勝吳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罾
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而怪之

頗知其詐

唐書裴延齡剝下附上驛驕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
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情 又突厥圍帝雁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
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

信以為忠

必席藁帝信以為忠愈親任之

韓給多詐

唐書宇文融拜御史中丞中書令張說素惡融張九齡
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徇鼠何
能為 彙苑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

詐忠道我

下之政皆承天心惟宋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
當時亦悟其夫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

詐稱太子

詭殺樓蘭

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漢書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來乘黃犢車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收縛之廷尉驗治得奸詐又傅介子與士卒齎金幣揚言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不信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西國矣出金幣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報王王起刺殺之

冒充官長

隋書薛胄傳字紹元河東汾陰人也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圍諫胄呵曰吾察此人詐也司馬客奸當連其坐遂往救之道力懼而引僞漢書魏相傳字弱侯濟陰定陶人也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傅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

矯情詐僞

二十二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

确園藏板

人鏡類纂卷二十

江夏程之楨維周輯

受業周維堃勸訂
男 景勳 校字

陰德

立孤

嫁娣

恐人見兩頭
蛇埋之

恐庖宰得罪

史記韓世家韓厥之威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
嬰公孫杵曰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又公孫杵曰曰立
孤與死孰難 搜神記趙明甫令補為女覓一女僕忽
掃庭而流涕問其故女僕曰某父嘗為此邑令遭亂離
被人掠賣以至於斯令乃輟女奩具先嫁之
賈誼新書孫叔放出遊歸憂而不食其母問故泣而對
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敖曰聞見兩
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
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 又楚
惠王食寒菹得水蛭恐庖宰監食者法當死遂吞之腹

因致病

視養曾孫

藏活豪士

種帝王鬚

送狀元子

門容駟馬

金史卷二十一

確園藏板

病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德天所奉也疾不為傷是夕王如廁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比而愈

漢書張賀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更託游俠傳魯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惟恐見之

鴻書宋周必大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帝王鬚

即起摩必大頰為種鬚既覺隱隱痛後至宰相封益國公有相者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李卓君因果

錄馮商有陰德將生子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果生京三舉皆第一拜太子少師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里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

庭樹三槐

乘魚登岸

徒步歸家

不就二十命

全活數千人

公曰少高大閭門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函史王旦父酷嘗按獄所全活數百人因得罷歸手樹三槐于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搜神記李進勃以販魚為業夜泊三山浦聞船內魚多作誦經聲乃悉放其魚後進勃墮江中如有所履乃大魚數百頭也乘之遂登岸 宋史侯可隨計入京將還會鄉人疾病可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以待其病愈以所乘馬載之徒步而歸

宋書沈道虔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者皆不就有人竊其菜園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候竊者去乃出 後漢書鄧訓傳永平中理滹沱石曰河欲介通漕太原吏人苦之建初三年訓監理其事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其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騾

釐歲省費億萬全活徒士數千人

禪史明王華館一富翁家翁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出一
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問子王援筆書其旁
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
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
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為誰道士曰不敢
言但前有一聯云欲求人問子恐驚天上神未幾于果
狀元及第又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
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
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
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
是秋領薦

拒私奔後登科第

放翁得活後報恩

河東記唐韋丹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魚者得一鰓
長數尺問其直曰二千韋以所乘驢易之投于水後遇
術士胡蘆先生語之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日欲

救人寃以女
妻之不受後
得報

何知何人

當在此女

一識君蓋偕行乎相與至通利坊扣門延入有一老人
鬚眉皓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亦
拜老人曰老夫將死君生之恩德如此何答拜爲韋乃
矍然知其竈也釋史太倉吏顧某有所善賣餅江翁
被仇賊盜牽下獄顧訴其寃得釋江德之以其女往曰
願將弱息爲公箕帚妾顧卻者再居數年顧考滿赴京
署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聞夫人出趨避焉夫人召而
見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卽賣餅兒也賴某商以
女畜之嫁於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乃言
之於侍郎竟上其事孝宗稱歎除禮部主事
南史嚴植之傳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閭室未嘗怠
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
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漢書
順烈梁皇后父商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活者不可勝數
積德必報當在此女也

已許不言

未嘗妄殺

端受四拜

應享百年

釋史明麻城劉仲輔為莊襄公燧火父初婚之父家尙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素所識者曰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漢和熹鄧皇后紀初大傳禹歎曰吾將百萬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

釋史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夢謁紫府有西門黃兼濟承事者坐張公上翼且即遺典密請之果夢中所見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功德即兼濟云無他長惟木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木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索公裳令二吏掖之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北史高允傳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力止殺降

不孤付託

能拒私奔

妾以猥邪
專誣正人
迄得剖白

周暉清波雜志曹武惠兵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故其後繁盛

輟耕錄維陽秦君昭游京師其友鄧為某主事賈一妾囑秦使航附達秦體強從命抵都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不悅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報鄧公使知足下不孤付託之意

元史宇文公諒傳嘉興富民延為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翼日以他事辭歸警心錄陳循祖為賈似道之客守正為諸客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鞵藏循祖牀下意欲并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循祖不答繼以大怒賈方知其無他遂勸諸姬得其情由是極契循祖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

院本演其事

作陰德事種
玉得佳偶

斷獄無冤子
孫多佩印綬

搜神記楊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
 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之云玉當生
 其中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有徐氏者居
 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
 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
 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
 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于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
 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後漢書何敞傳亭文高扶
 風平陵人也注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後為丹陽都
 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
 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
 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衣履不
 沾漬雨止遂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
 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

九十枚以授比干曰汝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
干年五十八又生三子自汝陵徙平陵代爲名族

修省

山堂肆考宋孝宗幸天竺及靈隱寺有僧淨輝者隨侍
上見飛來峯問輝曰旣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
不如一靜又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
薩又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帝大喜世說補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
菩薩何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
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彭善輝惡

自省

元史許謙傳字益之金華人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
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元史宇文公諒傳字子
貞其先成都人後徙吳興嘗挾手記一册識其篇首曰
書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

廣輿記明白昂字廷儀初登進士候胡忠安問處世之

惡當爲善莫爲

斷獄不苟

修省

天上造堂待善人

神為善官凶舍

要忠安日多栽桃李少種荆棘仕至刑部尚書斷獄不苟嘗曰秋霜之肅春陽之和佩其言若終身焉明史邵寶傳字國賢無錫人學以洛閩為的嘗曰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

隋書辛彥之傳隴西狄道人也遷潞州刺史崇信佛道于城內立淨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梁書傅昭傳字茂遠出為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自悔離婚

自悔候斷一獄

心地乾淨如無浮雲點綴

行善事

善迹

人心以地土歸移

晉書王獻之傳字子敬琅邪臨沂人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廣輿記明閔廷甲常州推官以敏練稱嘗自言始至時誤斷一獄至今悔不能已自茲以往或可無罪於民矣

晉書謝朗傳字重字景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金史左光慶傳字君錫荊州人平時喜為善言蓄善藥號善善道人

宋史崔遵度傳字堅白江陵人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迹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人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南方之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今民生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使民善盜耶

善惡自警

理欲自警

修省

性溫柔而天
下稱曰中庸

却掃編趙康靖公槩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黃
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所親問之曰吾
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
以自警始則黑多于黃中則黃多于黑近者二念俱
亦不復投矣宋史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宋史陳宓
傳字師復興化人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
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宋史孟珙傳字璞玉絳州人其學邃于易六十四卦各
繫四句名警心易贊魏志杜恕傳字務伯京兆杜陵
人也著興性論一篇蓋興于為己也
後漢書胡廣傳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性溫柔謹素常
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饗直之風屢有補
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
公明史儲懔傳字靜夫泰州人潛行清修介然自守
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避遠非類不惡而嚴進士顧璘

以名賢勸人
為法

理學自修

懷聖賢之訓
遂更名宇

理學存養

為人坦白

做官能自省

嘗謁尚書邵寶寶語曰子立身當以柴墟為法柴墟者
嚙別號也

宋史李方子儻字公晦邵武人初見朱子語曰觀公為
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
名齋 宋史王柏傳字會之金華人少慕諸葛亮為人
自號長嘯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
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
道亟更以曾齋

自警編尹彥明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所謂言有教動
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 明董其昌
字思白以書畫見稱海內陳眉公嘗稱有三無筆下無
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

見聞錄楊鼎擢戶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于座隅曰
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胸
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明史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

自省

自言有失于君親友

燕笑之時講道學

敬慕古聖賢

改名以彰雅操

金瓶梅卷之二十一

確園藏板

輟耕錄陸人邵同元先生嘗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座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

說苑邱吾子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南史齊王琨傳顏師古豪貴下省設女樂要琨同聽傳酒行多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

廣輿記胡拱辰字共之歷官以清慎著嘗繪古聖賢名臣像數十幅日懸一幅于堂三日一換每日焚香再拜明史拱辰瀘安人宋史鄧若水傳字平仲隆州井研人爲學務躬行恥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

周書長孫儉傳本名慶明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吳志朱

身短而行修
深

以理學最君

上親寫座右
銘

自悔酒色之
失作書自警

日記以自警

修省

然德字義封丹陽故鄆人也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
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
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

宋史王巖叟傳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因侍講筵奏曰陛下
下退朝何以消日上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
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
勤四字願留聖心 宋范冲字元長祖禹子為侍講上
言乞依仁宗邈英閣故事寫無逸及孝經天子四章為
圖設于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成二圖

清異錄聞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慙悔集書
籍凡因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 宋史
劉甲傳字師文東光人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
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
叉手而卧慮夢寢中見先靈也 南唐書隱者傳許堅

性情涵養

人心為根本

晚節最難

名門客位
貧不為屈

每沐浴不脫衣就谿澗出而曠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耳其可裸裎乎性理陳恬程子贊本以正身慙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元史許衡傳字仲平懷州河內人嘗言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千紙無不差者以之于事亦然

操守

言行錄韓魏公琦為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絕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常謂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南史宋王僧祐傳僧祐雅為從兄儉所重贈儉詩云汝家在門市我家在南郭汝家饒寶器我家多烏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嘉之見聞錄王進德者名敏藩鎮主將著其清介異已欲請

酒酣見色不

記

其所為召使飲酒醉帷婦入于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
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
洪武時以太學生後拜監察御史 采史楊邦又傳字
拙之出遊言故舊家實娼館也邦又初不疑酒數行娼
女出邦又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以
舍選登進士第

不受辱

安分養性

節操

魏志何夔傳字淑龍陳郡陽夏人也太祖性嚴掾屬公
事往往加杖夔嘗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東坡題跋張君鸚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不知藥君
當以何品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嘗服之有效故以
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日無事以當貴二日早寢以當
富三日安步以當車四日晚食以當肉

姓譜宋師回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建堂植八杉號
曰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道 南齊書徐伯珍傳

西人亞見曲木

子貴盛父憂其致福

子趨權貴月憂其致禍

善處榮者

寵辱不驚

高古若精

不復應進士舉

舉重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字子元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服用漸侈億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晉書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詬事賈謐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俄而孫秀誣岳為亂誅之

晉書王導傳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直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晉書阮裕傳有肥遯之志王羲之曰阮公不驚寵辱雖古之高士何以過此晉書陸曄傳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

北史齊司馬膺之傳字仲慶河內温人也性方古舊與

免胛交爲貴
人避道

言人不與爲
婿人不重已
已固自重

不喜子庶權
貴

抵弟通賓客

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路逢愔威儀道引乃于樹下側避之愔于車後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魏書游雅傳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

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時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故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宋書謝瞻傳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嗔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各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籬

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不肯與權門
開親

晉書鄭默傳字思元榮陽開府人也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

不肯娶同姓
寡婦

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蜀志趙雲傳注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

不受見顯者

南史齊王僧祐傳字允宗琅邪臨沂人也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于若人也南史宋沈演之傳字臺真吳

從叔貴顯已
不攀附

與武康人也兄子顛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輿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坦之子

友貴後不肯
相媚

南史宋向柳傳字元季河內山陽人也東揚州刺史顏竣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瑛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異時意邪

鄴外兄顯達
不與相見下
食其初

先欲出家尋
又不果

先隱後求薦
族叔惡其無
操守

正人難以動
其嗜好之情

清節始終不
改
恬靜高

南史梁阮孝緒傳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
必至顯覆聞其籍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
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唐書蕭瑀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矣
復奏白度不能為文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
邪乃詔奪爵 唐書李紳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
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為
捨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

寵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
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
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
態也 宋史傅堯俞傳拜中書侍郎卒太皇太后語輔
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

唐書陸象先傳蘇州吳人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
推向崔湜嘗曰陸公加于人一等 又平公主既擅權

不樂附權貴

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明皇召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要分守已

宋書顧覲之傳字偉仁吳郡吳人也覲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閭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 類書纂要黃策字子虛元符末詔慈復位號而典册未正策引古誼上書甚切蔡京深銜之初欽宗在東宮闈策名大書隨緣堂三字以賜自號隨緣居士

遇事隨緣

晚節不保

宋史陸游傳字務觀山陰人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石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能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 後漢書郭太傳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黃允字子文潯陰人也以雋才知名 知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 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

出妻再娶

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
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
屬以展離訣之情于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
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
時

行誼獨高

獨立不拜

金史張潛儻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為人年三十始
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釋史明薛瑄
人稱薛夫子會議東閣公卿見王振皆拜一人獨立
振知其為瑄也銜之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瑄故庇
死獄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
老僕是日泣于厨下振問何為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
刑故泣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終不屈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
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昔毛孝先
崔季珪等用事貴滿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不改其常

皆有節概

動不累高

老而彌篤

升階長揖

步擔告歸

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西河魏地文公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

百帖晉謝鯨通簡有恒有識者服其遠賜而恬於榮辱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北史敬肅少以貞介知名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帝命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通鑑魏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倨見百官於都坐王公以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漢書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長安歸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洒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

受蒜不食

秋毫無取

不屈王命

非名士風儒
不與游

騎犢付官

珠璣委地

遂去

後漢書閔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北史劉璠傳璠善于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貨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楊子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注膚美也唐書蕭復傳復生戚里姻從豪侈以服從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風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與吾宗華復叔也

晉書王遜傳遜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後漢書鍾離意傳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迴車

操守

十三

於勝母之問惡其名也此穢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不事二姓

晉書辛勉傳勉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唐書潘孟陽傳孟陽父名炎方劉宴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不交一談

宋史顏師魯傳師魯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有白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以御史用師魯亟奏曰宗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恥為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立身之節當以璟鄴為法今其人朋邪為迹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前漢書兩龔

不受二姓印

傳王莽傳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高潔與隱逸通看

避耳秋風

冥越春秋餘昧卒欲授位季札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先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對飲明月

南史謝謏傳謏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妻交樵採自給

北史張膺傳膺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給唐書段秀實傳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人曰

屬家人毋納贈遺

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獲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汚吾第以置司農治事堂之梁間吏復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

縱鶴放龜

釋史趙清獻人蜀獨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清致可知及

焚香埽地

蒲團紙帳

冰壺玉尺

敬浪山水

糶耕沮溺

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爲累矣 唐國史補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焚香埽地而坐

老學菴筆記杜起萃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論曰聞卿出蜀卽蒲團

紙帳如一行腳僧真難及也 元史黃潛僊滔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

及升朝紆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君子緝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汙

金史黨懷英傳懷英應舉不得遂脫畧世務放浪山水間 百川學海夏統字仲御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

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當糶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

元史袁聿修傳聿修爲尙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

尙書郎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

復務清卿

居然名士

高馬傲車

屢空晏如

志高青雲

彈琴獨酌

白雲先生

大寧初聿修為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絹為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邢折書曰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奉來旨吾無間然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世說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韓唐書賈敦頤傳敦頤數歷州刺史天資廉潔入朝嘗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為刺史也陸淵明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環堵蕭然不敝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晉常璩梓潼士女傳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譙元也

宋史崔遵度傳遵度與物無競儻舍甚湫隘有小閣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

元史察罕傳察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別墅以白雲自號

笑笑先生

信道

守節

官無手

者立脚處

知尊孔氏

眾拜獨異

見者惶然

常人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采史文同值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

剛毅

采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前漢書申屠嘉傳贊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始與蕭曹陳平異矣

采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性理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然終是有立脚處故于聖門獨得其傳

門獨得其傳

采史樊執敬傳執敬由國子監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論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焉五代史龍敏傳敏歷進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拜敏獨揖之

采史隋崔弘度言行剛正見者惶然長安為之語曰每

賞罰分明

非義不取

名不虛行

願有執持

業聞勁拔

曆時慢物
披心示誠

飲三斗醋莫兒崔弘度 唐書權懷恩傳懷恩擢萬年
令當罰門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元史劉因傳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盛貧非其義
一介不取 晉書荀堅祖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
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于詩有丁字直而不曲
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
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金史王脩傳明昌二年脩坐故出入罪削官解職明年
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
自陷于刑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于罪謫之中
授以見職 元史呂思誠傳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
聞不為勢利所屈

漢書兩衡傳衡字正平少有才辨而氣尚剛敖好矯時
慢物 唐書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

獨有大節
為時名臣

晝桂成性

冰玉持身

奇氣自負

知為端人

德行修潔

處事分明

漢書盧植傳字子幹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詞賦能飲酒一石 姓謹明熊槃官左都御史鋤治豪強剛方不撓為時名臣

宋紀和議之初晏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且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齊東野語胡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

元史陸文圭傳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 又張德輝傳德輝天性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

正直與中正不同通者

史記汲黯傳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

損行厲節

面折其短

說言謬誇

亮直之士

清厲顯名

社稷大計

後漢書補衡傳孔融上疏薦衡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坐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後漢書司馬芝傳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晉武帝本紀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謹言謬誇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忠豈以諍臣為損哉

晉書庾袞傳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否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微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又崔洪傳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鷓在北為鷹

李邕傳邕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反狀武

令逐蜀商

后不應豈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
后色解即可璟奏舊唐書韋安石為納言常於內殿
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
曰蜀商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一座
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

陰陽不合

通鑑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
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唐
書李日知傳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
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他日謂日嚮時雖朕亦不
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

賦詩規誠

明目張膽

錦繡萬花谷唐韋思謙為御史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
明目張膽以報天子萬姓統譜龔端元昌初進士立
朝未嘗隨世俯仰欽宗時極論時事危言讜論欽宗謂
其懍懍有直臣節

說論危言

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

竇劾而退

躡履以行

韓休知否

魏公兼之

並為佳士

豈有仙人

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願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劾于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管者宋史王希呂傳希呂以劾張說出外方說之見用也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出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

唐書韓休傳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又魏知古傳知古方直有雅才宋璟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宋史周葵傳葵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吳志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神

言有李生

朕之汲黯

受之寒心

聞者掩耳

帝爲歛容

臣不好戲

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神仙哉

〔北史〕李彪傳彪既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嘗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錦繡萬花谷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

〔釋史〕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席道原略不以介意 〔宋史〕呂祖泰傳祖泰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莫不掩耳而走

〔北史〕崔昂傳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彘雉之戒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歛容 〔釋史〕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之皆依違承順惟戶部尙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棋問何以不會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

不效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公平

庭中稱平

天子器之

曉譬曲直

更均平之

面折友過

秀爲寬平

漢書黃霸傳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又未邑傳邑爲人敦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後漢書陳實傳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北史高隆之傳隆之人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羣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

通鑑劉子翼性剛直朋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唐書房元齡傳元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

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世說道安公嘗集講僧數百人習鑿齒餉十梨公坐中

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偏頗漢書陳平傳里中社

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南史江湛傳湛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

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北史張黎傳黎以征赫連定

功進號大將軍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

家無餘財

五代史鄭延魯遷復州刺史延魯歎曰吾先君為沁州

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卒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

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宋史范純仁

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

止之晉書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

分物均平

不受請謁

甚著聲稱

敢忘先君

每戒諸子

隱憂國家

不私親戚

尺布無私

一瓜必共

之事 又何充傳充立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
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
尺布無敢私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長恭爲將躬勤
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